

四書白話註解

上冊

B222.12-98

籍書店

四書白話註解

**四书白话注解上、下册**

---

长春古籍书店 影 印  
吉林省新华书店 发 行  
长春市彩印厂 印 刷

---

1982年4月印制定价：2.00元

新式  
標點  
四書白話註解

大學

子程子曰。大學孔氏之遺書。而初學入德之門也。於今可見古  
人為學次第者。獨賴此篇之存。而論孟次之。學者必由是而學  
焉。則底乎其不差矣。

〔大學章要旨〕

這章書是孔子教人的教業。曾子拿着這教業上的三綱領八條目。說得詳詳細細。也不過叫天下的人都

明白透澈這大學的道理罷了。

大學之道。在明明德。在親民。在止於至善。

宋程伊川先生說。這

在字多作

解。曾子拿孔子教人的教業來。教導天下的人。說道。學有

當字講。小學大學的分別。大學教人的方法。第一應當用功。使

得自己明白仁義禮智固有的德性。第二應當推己及人。使得天下

的人。革除舊時惡習。也有雖新報作的氣象。第三應當使得自己德沒

有不明。民德沒有不新。脚踏立定。在極好底地位。不知止而後有定。

被外界引誘運動。以上三格事。就是大學的綱領。

定而後能靜。靜而後能安。安而後能慮。慮而後能得。

是禮門義路。這

像

試

四書白話註解

大學

一

位。吾們人能發曉得這是當止的地位，那志自能穩定。志既定了，辦事的心纔能鎮靜。心既鎮靜，那身子的地位，那志自能安。身既安，到了辦事的時候，謀畫纔能精當。還怕明德新民的至善，不能得到嗎？**道矣。****解**為合觀起來，分明德新民，多可混稱為本。知止能得，亦可混稱為事。然詳細分別起來，那明德為根本，新民為末。知止能得，亦不可混。在先用功，末終應當確是究竟。吾們果能發曉得本始應當在先，放道理，那就不相違了。**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。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。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。欲誠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****解**古時候的聖王，志願處從天下著手，必定先去治理他的國，以為天下觀感的地。步。志願治國的人，却不先去治理國政，必定先去齊家，以為治國的地。步。志願齊家的人，却不從整齊家政上進行，必定先自修身，以為一家的表率。志願修身的人，却不遠從身子上入手，必定先正其心，以為一身的主宰。志願正心的人，却不先去虛心，必定先從意上用功，使得這意上，所發出來的，沒有一點兒虛偽。志願誠意的人，亦不先從意上用功，究竟用什麼方法呢？吾可簡直回答一句：道足起來。但是要富足，知識用功，必定先想一個法兒，使得知識富足起來。但是要想形色，就是大學的條目，亦是古人求學時候用功先後的方法。物

格而后知至。知至而后意誠。意誠而后心正。心正而后身修。身修而

后家齊。家齊而后國治。國治而后天下平。后與解天下萬物的理，能

滋而後吾的知識富足，沒有窮盡了。知既富足，而后意思所發，自能

篤實不欺了。意既誠篤，而后心有所主，也能端正不偏了。心既端正，

而后不受物誘，身子也能修了。身既修，而后能治，還怕一家的表率，而

家也能齊了。家既能齊，那國還怕不治嗎？國既能治，還怕天下不能

嗎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。解格物致知，誠意正心，

經的階級。齊家治國平天下，是身修以後發生的效果。故從最尊貴

的皇帝起，一直數下來，到最賤的平民止，都應該奉修身為根本。

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解下天

的人，都應當奉修身為根本，上一節已經講過了。但是拿身子來比

較家國天下，這身子當然是本，那家國天下，當然是末。假使不能格

致誠正以修身，這是他的根本已亂，還說家國天下，這當然可以平治，恐是

從古以來，沒有這個道理呢。拿家來比較國天下，這當然是厚，國天

下，當然也是薄。假使他不修身，這是他對於家中應該厚待的人，不

有忘大學的人，豈可不修身嗎？

右經一章。蓋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。凡二百其傳十章。則曾子

之意而門人記之也。舊本頗有錯簡。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。別為次序如左。凡千五百四十六字。○凡傳文雜引經傳。若為精密。熟讀詳味。久當見之。今不盡釋也。

〔康誥章要旨〕這章書是解釋經文中在明。明德一句的意義。傳中三引書訓。是表明孔子的話。都有來歷。並非杜撰。

康誥曰。克明德。〔註〕康誥是周書篇名。從前〔解〕經文中在明。明德一句。語一篇裡頭有一句話。道。天下的人。都有這個明德。但為利欲大甲

所累。那就不明了。惟我文王。緝熙敬止。能教明這個明德啊。大甲

曰。顧諟天之明命。〔註〕大甲商書篇。〔解〕康誥以前。還有商書太甲一篇。中有一句話。說道。明德是上天給付我們的。同這命令一般。但玩

忽的人很多。惟有我先王成湯。常常顧着這個明命。不敢怠惰啊。帝

典曰。克明峻德。〔註〕帝典。堯典。虞書。是史。〔解〕太甲以前。還有堯典一篇。的明德。本極高大。但天下的人。多存私欲的心。這個

明德就狹小了。惟我堯帝。能教明這極大的明德。皆自明也。〔註〕皆

指上三書所講的雖有不同。而他的要旨。都是講自明。已

右傳之首章。釋明明德。

湯之盤章要旨

這一章書是歷引古訓，釋明經文在新民一句的意義。

湯之盤銘曰：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

**經** 盤沐浴用的器具。

**解** 經文中在

話，不是孔子創論，古時候的聖人，早經說過。湯的盤上，刻着幾句

話，說道：我們的洗心，同洗身一樣，果能一天洗一次，除積垢，奮發自新，應

當天天去洗濯他，使得新的更還要新。自己振作用，康誥曰：作新民。

**解** 周書武王告康叔說道：商朝的人民，必定想種種舊習，也有自新趨勢。

使他在上位的人，對於這許多人民，必定想種種方法，鼓勵他，獎勵他，

纔好。新詩曰：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。**經** 詩大雅詩經（大雅）文王篇

我們周朝，自后稷傳到現在，年代很久，雖是一個舊邦，但到了文

王的時代，能教自新新民，故著著的上天，叫文王做天子，這天命豈

不是很，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。**經** 自新新民，皆欲觀以上三節

見得凡百有自新新民責任的人，都應當學湯的自新，學周朝

武王文王的作新新命，這都是求止在至善的地位，便罷了。

## 右傳之二章：釋新民。

邦畿章要旨

這章書是解釋經文中止至善的意義，而明新知止能

字，二節，借黃鳥，說出一個知字，三節正說至善

當止，四節，兩節，分說明德新民止至善的實要。

大學

詩云。邦畿千里。惟民所止。

**註**

詩商頌玄鳥篇。王畿天子的

**解**

講經文所

善一句話。考證詩經所說。可曉得止至善的理。由了。詩經玄鳥一篇

說。道。天子居住的地方。叫做邦畿。廣闊約有千里。地位在天下

中央。這是極好的所在。天。下。推。想。起。來。凡。事。有。至。善。的。實。在。人。都。向。着。他。趨

之。若。流。了。其。理。呢。詩云。緇蠻黃鳥。止於邱隅。子曰。於止。知其所止。可以

人而不如鳥乎。

**註**

詩小雅緇蠻篇。緇蠻鳥叫的聲音。丘隅山的

**解**

經詩

上說。道。這。聲。音。叫。得。很。好。的。黃。鳥。身。體。在。樹。林。茂。盛。烟。羅。不。到。的。選

擇。好。地。方。居。住。而。人。有。了。好。地。方。不。曉。得。去。居。住。豈。不。是。人。的。智。識。不。及。鳥。嗎。詩云。穆穆文王。於緝熙敬止。

為人君。止於仁。為人臣。止於敬。為人子。止於孝。為人父。止於慈。與國

人交。止於信。

**註**

詩文王篇。穆穆深遠意。輝熙常常光明意。敬止無不

言。為。人。子。指

**解**

古時候能殺求止至善的人。祇有一個文王。大雅文

事。王。季。言。王。篇。說。道。穆。穆。然。很。深。遠。的。文。王。呀。於。是。他。的。道。德。文

常常先明。做事亦能小心恭敬。在波邑做人君的時候。行仁政。以惠

民。在殷朝。做人臣的時候。敬於事。以愛國。在家庭。做人子的時候。善

與國人交接。先業。至于為王季父的時候。那就積德昌後。盡善盡美的道理。

能教拿着文王的五項大道  
理身體力行。那就好了。

詩云。瞻彼淇澳。萋竹猗猗。有斐君子。如切如磋。如琢如磨。瑟兮僖兮。赫兮喧兮。有斐君子。終不可諠兮。如切如磋者。道學也。如琢如磨者。自修也。瑟兮僖兮者。恂慄也。赫兮喧兮者。威儀也。有斐君子。終不可諠兮者。道。威德至善。民之不能忘也。

水名。澳。淇水灣曲的所在。猗。猗。美盛意。斐。有文采意。切。磋。用刀鋸剖析。使物成材。琢。磨。用沙石攻錯。使物光潤。瑟。嚴密意。僖。有武毅意。赫。喧。宣。著。盛。大。意。諠。忘。記。意。威。威。還。有。一。個。明。德。止。至。善。的。人。文。王。以。後。儀。是。有。不。可。侵。犯。的。儀。表。

解

詩衛風淇澳篇。是衛國人贊揚武公的。文字。淇。水。名。澳。淇水灣曲的所在。猗。猗。美盛意。斐。有文采意。切。磋。用刀鋸剖析。使物成材。琢。磨。用沙石攻錯。使物光潤。瑟。嚴密意。僖。有武毅意。赫。喧。宣。著。盛。大。意。諠。忘。記。意。威。威。還。有。一。個。明。德。止。至。善。的。人。文。王。以。後。儀。是。有。不。可。侵。犯。的。儀。表。

看。他那淇水灣曲的所在。猗。猗。美盛意。斐。有文采意。切。磋。用刀鋸剖析。使物成材。琢。磨。用沙石攻錯。使物光潤。瑟。嚴密意。僖。有武毅意。赫。喧。宣。著。盛。大。意。諠。忘。記。意。威。威。還。有。一。個。明。德。止。至。善。的。人。文。王。以。後。儀。是。有。不。可。侵。犯。的。儀。表。

解

還。有。一。個。明。德。止。至。善。的。人。文。王。以。後。儀。是。有。不。可。侵。犯。的。儀。表。

他用功。精。曲。的。所。在。猗。猗。美盛意。斐。有文采意。切。磋。用刀鋸剖析。使物成材。琢。磨。用沙石攻錯。使物光潤。瑟。嚴密意。僖。有武毅意。赫。喧。宣。著。盛。大。意。諠。忘。記。意。威。威。還。有。一。個。明。德。止。至。善。的。人。文。王。以。後。儀。是。有。不。可。侵。犯。的。儀。表。

好。像。做。玉。石。物。品。一。般。既。琢。而。又。磨。所。以。他。的。內。部。要。分。而。嚴。密。個。分。而。武。毅。外。部。亦。赫。兮。而。威。大。喧。兮。而。宣。著。這。個。有。文。采。的。君。子。我。們。終。身。不。能。忘。記。的。詩。經。上。所。說。如。此。吾。現。在。拿。這。詩。解。釋。起。來。他。所。說。的。如。切。如。磋。是。形。容。君。子。的。精。心。求。學。如。琢。如。磨。是。形。容。君。子。的。嚴。密。自。修。瑟。兮。僖。兮。是。講。君。子。的。光。輝。形。於。外。至。僖。兮。是。講。君。子。的。嚴。密。存。於。中。赫。兮。喧。兮。是。講。君。子。的。德。已。到。了。至。善。天。下。功。能。夠。造。到。恂。慄。威。儀。的。地。詩。云。於。戲。

前王不忘。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。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。此以沒世。

不忘也。

**註**

以詩周頌烈文篇。於戲嘆息。前五指文王武王。君子猶成康

法制。觀善承意。其親文王武王。開創的基業。小人是後代的百姓。樂

安享意。其樂是享太平的幸福。利沾受意。其利是井田的良制度。**解**

新法止至善的實例。怎樣呢。詩經上說道。唉。前代的好帝王。遵守前王。武王使

忘記不得。這是什麼緣故呢。因為後代的好帝王。遵守前王。武王治國的人

好法制。并且保守前王傳下來的的大基業。後代的小百姓。安享着太

平的幸福。還可沾着井田的實利。前王的功德。這樣的小百姓。盛大。前王

姓。永不會忘記的。百

### 右傳之三章。釋止於至善。

**聽訟章要旨**

這章書引用孔子的話。解釋經文本末二字意義。單說

已新。故是末。大畏民志。非

已德。已明不能。故是本。

子曰。聽訟。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。無情者。不得盡其辭。大畏民志。

此謂知本。**註**聽訟是聽斷民訟的曲直。猶人。經中所說本末的意

當說道。聽斷人民的訟案。吾還能夠及得到人。但是吾的志願。須要

使得天下的人。不爭是非曲直。訟案不發生。纔是呵。究竟用什麼

方法。叫天下的人。不生訟案呢。須要叫沒有實情的人。不敢說謊話。

這是在上的人。明德已明。天下的人。見了很服。大有畏服民志的氣

象這就可算是晚得根本的道理了。

###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。

此謂知本。

程夫子說。這是多的。可刪去。

此謂知之至也。

右傳之五章。蓋釋格物致知之義。而今亡矣。

這一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。

閒嘗竊取程子之意。以補之曰。所謂致知在格物者。言欲致吾之知。在即物而窮其理也。蓋人心之靈。莫不有知。而天下之物。莫不有理。惟於理有未窮。故其知有不盡也。是以大學始教。必使學者。即凡天下之物。莫不因其已知之理。而益窮之。以求至乎其極。至於用力之久。而一旦豁然貫通焉。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。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。此謂物格。此謂知之至也。

**附**

這章書是解釋格物致知的意義。但到現在這章書已經亡失了。朱子採取程伊川的意思。把這缺文補足起來。說道聖

經所講致知格物的意思。大致說道欲增長吾的智識。不外乎拿着各種事物。推求他的所以然的道理。這是什麼緣故呢。因

為我們的人，都有本然的智識，而天下萬物，都有所以定的理。但於物的理，沒有研究透徹，那智識就不能富足了。所以大學已初教人的方法，必定研究，希望大學的智識，達到窮神達化的地步。那末，萬物表裡精粗的道理，沒有不詳悉，而吾心的全體大用，亦能發明通達。這叫做格物，這亦可算是知識到平絕不可及的地步了。

**誠意章要旨** 這章書是解釋聖經所講誠意兩字的意義。第一節，正慎獨的弊。第三節，說明慎獨不可不慎的理。由第四節，揭出慎獨的效驗。

**所謂誠其意者，毋自欺也。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。此之謂自謙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** 惡，好上一個字。**解** 經文中所說誠意兩字，究竟怎樣解得行善去惡，却不用實力去做，這叫做自欺。求誠惡的人，萬萬不可自欺的。如果能夠惡惡，好像是惡惡臭，一般，毅然去，好善好像好美色一樣，務求必得。這好善惡惡的心，纔算快足，沒有缺點了。然而這個人，欺與不欺旁的人不能知道，惟有自己心裏明白。所以誠意的君子，一定要謹慎，審小人間居為不善，無所不至。見君子而後厭然，揜其不善，而著其善。人之視己，如見其肺肝然，則何益矣。此謂

誠於中。形於外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

**解** 小人是不能慎獨的人。

**解** 不

小人當着閑居獨處的時候，以為人家看不見我，故大了膽，做那不當的事，甚且無惡不作，這不是自欺到極點麼？到了見着誠意君子的時候，而後想法消滅他，好像看見我的肝臟，而表白他一種善事的模樣，殊不知人家看我，好像看見我的肝臟，肝臟一般，萬萬遮蓋不過的。有什麼益處呢？這真合着古人所說，如果有意作惡的事，實在心中，一定現出一種惡現象到外面來。故所以誠意的君子，一定要謹慎審察自己。曾子曰：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嚴乎？**解** 曾夫子平時的意思，欺不欺啊？

他們的人，胸中稍有惡意，便有惡象表見到外面來了。莫說人不見我，自有十目看着，莫說人不指我，自有十手指着。雖處幽獨的地方，而惡却不能遮蓋。這不是富潤屋，德潤身，心廣體胖，故君子必誠其意。**解** 監督很嚴，很可怕麼？

我們的人，果能用慎獨工夫，自有效驗可見。譬如錢的人，資財富足，那自己的住屋，當然裝飾得很華麗，而有道德的人，根心生色，那身子當然能發光輝，發越總而言之，人心廣大和平，毫無欠缺，那四體自然無拘束，很舒服了。故所以君子一定要求誠實，而天下有志求大學的人，豈可以不求誠實麼？

### 右傳之六章。釋誠意。

**正心章要旨**

這章書是解釋正修的意思，第一節說心不正的原因，第二節說心一不正，那身就不能修了。第三節從正面

說人要修身  
必先正心

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。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。有所恐懼則不得

其正。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。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。**註**在字作先字

**意**經文所說我們人如要修身須先正心。這是什麼緣故呢。因為

就為心有所累不能正了。有偏於快樂方面。那心就為快樂所累不能

正了。有偏於憂愁方面。那心就為憂愁所累不能正了。有偏於憂愁

方面。那心就為憂愁所累不能正了。心不在焉。視而不見。聽而不

聞。食而不知其味。**解**心既不正。這身子雖在此地。那心已向別處去

得。耳雖聽着。而聲音怎樣。却不聞得。口雖喫着。而滋味怎樣。却不

得。色雖看着。而顏色怎樣。却不見得。最精細的義理。當然也不能辨別了。此謂修身在正其心。**解**修身要

求修身的人。豈可不先求正心麼。先正其心。就是這個道理啊。先

### 右傳之七章。釋正心修身。

修齊章要旨。這一章書是解釋修身齊家的意義。第一節詳細說明

大眾的人。都不能修其身。第二節說借用俗語。證明身

大學

右傳之八章。釋修身齊家。

〔齊治章要旨〕

這一章是解釋經文齊家治國的意義。重在不出家而

原理。仁讓二節，正說不出家而成就於國之實效。故治國節，結位  
上文四節。下文三引詩經，或言家不言國，或言國不言家，話雖不  
同，要點在說明能齊  
家就能治國的道理。

所謂治國。必先齊其家者。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。無之。故君子不  
出家而成就於國。孝者所以事君也。弟者所以事長也。慈者所以使

衆也。

〔解〕經文所講要治國，必定先要能齊家。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因為

治國政。假使身不修，那家就不能教，還說或能教化一國以內的人，  
斷斷沒有這個道理的。故治國的君子，不出修身教家的道理，而標  
準已立，自成教化於國的功。效。因為家與國形式雖異，而教的理沒  
有不相同的。即如在家能孝父母，在國就能忠事君上。在家能敬兄長  
在國就能順事長官。在家能慈子女，在國就能愛護人民。好。像做父  
母的人，愛護孩  
心誠求之。雖不中不遠矣。未有學養子而后家者也。〔解〕這國孝弟慈  
強做的。吾今單拿慈的一項證據來講，就可明白能齊家就可治國  
的理了。書經康誥篇說道：國君愛護人民，好像做父母的人，愛護孩

子一般無微不至。但是孩子心中所要何物，口不會講，人家從何曉得呢？然而做父母的人，拿自己的誠意來，揣摩孩重心理，雖不能盡合孩子心中所欲，要亦大致不大相遠。這不是用功學習，而一家仁，后能毅的，天下古今，豈有先學了養子的方法，再行出嫁麼？一家仁。

一國興仁。一家讓。一國興讓。一人貪戾。一國作亂。其機如此。此謂一

言債事。一人定國。**解**我們的人，如果能教盡孝弟慈的道理，教導家

都會感動，也有仁心了。能教拿讓德教導家庭，使得一家的人，和藹

謙讓，那一國的人，都會感動，也有讓德了。假使做國君的人，貪財無

道，沒有仁讓的道德，那一國的人，也會揭竿而起，開成亂子了。照這

樣看起來，一國盡有仁讓的美德，都從一家整齊得來。一國強，擾不

安，都因做國君的人，貪暴所致。上以此感，下以此應。其機發動很快，

古人說道：一句話講錯，事就失敗。一個人在此，正國就安定。拿這兩話

來看起來，君子豈可不戒貪戾，以安邦國麼？堯舜帥天下以仁，而民從之。桀紂

帥天下以暴，而民從之。其所令，反其所好，而民不從。是故君子有諸

己而后求諸人，無諸己而后非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，而能喻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**解**喻，明曉意。人能修身，就能定國。這不是吾武斷